



暖聚焦

## 为他们点赞

◎徐建平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只凭一句赞美的话，我就可以充实地活上两个月。”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大抵都适用。今天我也要赞美一下身边的榜样。

在一次聚会上，我听同学讲了一件他亲历的事。

年前的一天，他早早用过晚餐，驾车去三十公里外的乡下姨妈家送礼。行至半路，因内急，于是便把车拐进了右边的一个支路口，然后靠边停车。重新上车后他想，支路乃新辟之路，既然开上了，不妨去走走，去姨妈家或许会更便捷。继续前行时，他无意中发后发现有辆小轿车也拐进了这条路。可等他行进一段路后，却发现那辆车不见了。他好生奇怪，想：它要么又拐进旁边的小路了，要么车上有人和自己一样靠边停车了。车在不断前行，他的想象也在不断延续：难道是驾驶员一时开小差，车偏离方向冲下了路基？这么想着，他的嘴里突然蹦出了两个字：翻车。话一出口，他马上用手轻拍了几下嘴巴：“快过年了，这多不吉利啊！乌鸦嘴！”于是告诫自己别再想了，还是专心开车吧。

到他姨妈家后，他说起了这件事。他姨说：“你内急靠边停车，他们也是？没那么巧吧。”他表弟说：“我经常跑那条路，那里没有可以拐的小路呀。”这时，他的最后一个想法变得愈加强烈了，且愈想愈可怕。临近过年晚上，车辆行人稀少，万一那辆车真有个不测呢？于是他起身告辞，决定原路返回，虽然时间已过去了近半个小时。那是条开辟不久的新路，中间有高高的隔离带，若回程发现不了状况，他还寻思调头再回去看看究竟。

结果竟然被他猜对了！所幸人无大碍，虽然车辆受损严重。

他最后说：“假如当时我是最后一个想法占上风，立马停车去察看，继而去营救和报警，虽然做了件好事，但事后我会遭到肇事怀疑吗？说是被我夹击，逼下了路基？”但是，他又说：“即使遭到肇事嫌疑而受牵连，我也愿意呀，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

听到这时，我想起了另一位朋友讲述的故事。

二十多年的一天晚上，这位朋友驾车去余姚办事，途经慈溪杨梅大道时，发现路边有一辆自行车倒在地上，地上还坐着一位和他年纪相当的少妇。他毫不犹豫地停下车来。下车询问后，方知她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脚崴了，已动弹不了。于是，他把自行车扛到自己的皮卡车上，又把少妇小心地扶进副驾驶室，要送她回家。她家在石堰，正好顺道。快到石堰时，她说自己在前方的岔路口下车就行了，等会碰到熟人捎个口信叫家人来接一下。他担心她碰不到熟人，执意要送她最后一公里的乡道上，他的皮卡车因避让一辆快速行驶的农用机动三轮车而冲出了路基，栽在了水稻田里。幸好人无事，而车必须得用多人合力才能推上道。当他步履艰难走上道，发现那辆农用三轮车已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他没有怀疑那农用三轮车的驾驶员，却另有一说：“不能信口说他是逃之夭夭了，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我冲出了路基。”

事后他依然能笑对此事：“我虽然受到了惊吓，耽误了事情，甚至还被自己的家人误解（误会他在说谎，疑他与少妇本就有染；因发生车祸无一证人，他有口难辩），但我始终不后悔。做好事，我的心是敞亮敞亮的。”

最近几年来，交通事故中的负面新闻时有耳闻，为避免受牵连，人们日渐变得冷漠了，因此，我们更要为身边的好人好事点赞，赞扬和鼓励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即使不幸遭到误会和牵连，但正如朋友所言，只要我们的内心是敞亮的就好，正如一条网络金句所说：“你有阳光，中国就不会黑暗。”



## 一个微信红包引发的战争

小剧场

◎洛风

机缘巧合之下，被好友拉入了一个专门讨论股票的群，里面有很多金融行业工作人士，大多对炒股有丰富的经验，还有一些“股龄”超过十年。平日里，大家只谈股票相关事宜，偶尔插科打诨，气氛融洽。

话说群主大概深谙微信群的维护运营，有一天发布了群规：每天下午收盘后，赚得多的自觉发红包，红包大小不限，但是考虑到群里有500个人，所以数量要30个以上。当日赚了钱的人也开心，花一些小钱让大家也跟着开心一下，倒也乐意。

这个良好的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直到有一天，刚入群的新人A发了一个链接，说是帮朋友出售自制的永生花盒，网上145元一盒，群里优惠120元一盒。看那花盒的样子还是蛮漂亮的，还真有一些群友下单购买。其中有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B，因为操作失当的缘故，原来要私信给A买花的红包，不小心发到了群里，然后立马被C秒杀抢下。相比于平时1元2元的红包，这个120元的红包显然是一笔巨款。A在群里恳求，说那个红包是B订购永生花盒的定金，不小心误发到群里的，请C返还。C却没有任何答复。于是群里开始热闹起来了，有埋怨C贪小便宜的，有指责A群里打广告的，还有嘲笑B发红包技能没有过关的。讨论非常热闹，C却始终没有现身。

第二天早上6点多，C就在群里发言，边道歉边解释原因：昨天抢完红包手机没电，后来回家充上电却没有打开网络，今天一早连上网，才知道这个事情。接着C又将120元用红包形式回发在了群里，结果又出来一个D，将红包抢了。此时群里为A打抱不平的人已经平息了对C的愤怒，矛头又指向了D。

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D只要将120元发私人红包给A，说一声不好意思误抢了，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有个性D偏不，他认为他抢了这个红包没有任何错误，至于要返还，那就得于群散于群，于是戏剧的一幕出现了：D将120元拆分为100个红包在群里发布。结果造成了集体哄抢。D开始嘲笑，先指责A，不就是120元嘛，又不是什么巨款，至于这么厚着脸皮么；接着大部分群友“中枪”，你们都说我贪，看看你们自己，还不是乐呵着争抢。

这时群里的权威人物E出现了，说他抢是为了给A减少损失，然后上传了他将抢到的红包立马转发给A的截图。于是另外那些抢红包的人也如是操作，以彰显风格。接下来的很多发言都是指责D的，还有和D对骂的。E大概是看不下去了，于是在群里说就此了事，由他给A转了120元。主角A再次出现，居然抛出几张截图，都是群里的友好给他的安慰红包，加总起来已超过120元，接着他将所有的钱全部返还给了发他红包的群友。A表示致歉，觉得自己确实不应该因为120元而在群里引起这样的风波，而且B发错钱可能也是自己与他沟通上存在问题。于是大家忽然觉得A也很好，E也很好。C似乎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就是D很不厚道，开始众志成城攻击D。由于争吵太过无聊，且有一些脏话，我后续就按了静音不再关注。

又隔了一天，发现群里一片风和日丽，不再有人推销物品，不再有人出口脏话，不再有人发单个大红包，偶尔的一些小红包雨，大家依然抢得不亦乐乎。A依旧虚心求教，B一如既往地寡言，C还是只活跃在抢红包的团队中，E俨然仍旧是权威。似乎一切没有改变，但又有一些变化，原本滔滔不绝的D，似乎已销声匿迹。

## 当时明月在

有所忆

◎孙继斌

闲来无事，在家翻看从前实习时候写的教学笔记。看着从前的淡淡笔触，那一百多张可爱的面孔开始一一浮现在我的面前。

笔记的最后部分是学生们临别时的留言和签名，淡淡的言语，却让人忍不住地怀念，怀念那五十多个飞逝而去的日子，怀念那些课堂上的，属于我们的故事。

那是一个小小的镇子，据说是艾青诗中那个大堰河的家乡。淳朴的人们，老旧而有味道街道。整个小镇的感觉是安逸的，不太有太多外来的人，所以作为实习老师的到来引来了不少好奇的目光。

记得为了上好人生的第一节课，我花了近一个星期备教案，课本上密密麻麻的满是字迹。但到底那些准备还是无法派上用场，艰难地撑到了下课，看着从始至终认真听讲的学生，实在是有点歉疚。

翻着笔记，发现那时的日子除了备课、上课，生活是很平淡的，但却自有味道。和学生一起打打球、聊聊天，出去在镇子上吃顿好的，或是翻翻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唯一一次特别的经历是在深夜，校长和我们一些喜欢足球的实习老师在教室里看中国队的世界杯小组赛。更多的时候，是履行着一些常规的班主任职责。因为每天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初为人师，方觉其中是辛苦，每每早上轮到早操的检查，总是要学生早早地来敲门，然后睡眼惺忪地去维持早操秩序，而课后疲惫地补一个午觉，那是用什么都不换的享受。

学校的条件并不好，寝室里的床互相挨得很紧，有

个胖胖的实习老师开玩笑说他从来不用担心从床上滚下床来，因为两张床的空隙足以把他夹住。在这样的近距离里，寝室的夜谈每晚如期地准时开始，天南海北，包罗万象，真是快乐的时刻。

每天的生活疲惫而充实，但其间也有闲暇的静美。初秋的夜晚，萤火虫飞舞在校园的角落，我们肆意地伸着脚，坐在花坛边上就开起了备课小组会议，聊着课文内容，聊着学生，聊着琐碎碎碎的生活。

离别总是在快乐的顶点说来就来。那时候，小范围的聚餐是很频繁的，其实倒不是为了大快朵颐，更多的意思，还是想挽留一些将要失去的东西。小小的饭馆里，2元的大白菜，3元的炒螺蛳，留别的情绪暗流涌动。校园的路上落了一地黄绿的叶子，在那时的情境里更让人遐思。那些飘着桂花香的夜晚，那些教室里透出的灯光，那若隐若现的萤火虫……全在脑海里流连着、流连着。

告别的时候，很有氛围地下着秋雨，大家都有些伤感和不舍，学生纷纷来道别，有的还送上小礼物。有个老师用吉他弹起了《那些花儿》，大家一起轻轻唱着。歌声忧伤地飘落在那样一个雨天……

这几十天的生活，早已经在记忆里开出了许多的花儿，那些学生，不知道他们在很多年以后，还会不会记得有过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老师，曾经和他们一起走过了几十天的时光。

笔记上凝结的是那永远不再来的从前，也许大家只是擦身而过的过客，但这刹那的交汇，却让人在回头眺望的时候别有感慨。

总第 5892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配图 梁溪